月令纂言

月令纂言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　朱可亭軾校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採摭古制、間雜秦法、以為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掇呂氏十二紀之首章、合為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盖采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記中、則自融始也。陳澔曰、呂氏春

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
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
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
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陳氏曰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載籍中、

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為中日月會于營室參尾昏旦見于南可知為建寅之月也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唐月令曰正月之節

澄按月令所記日躔中星蓋呂不韋時如此前此後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歷及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定大概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歷比之月令度數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能知之陳氏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月日屬甲乙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爲陽而

日者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爲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陳氏曰春于四時屬木日之所係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皥宓戲氏、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孔氏曰大皥句芒二人、生時木旺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

則配以大皥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皥則從
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
禮類皆如是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
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陳澔曰大皥木德之君句芒木官之臣聖神繼天
之極生有功德于民故後王于春祀之四時之帝
與神皆與義

其蟲鱗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

之有鱗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元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從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

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處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鐘名曰大蔟之鐘律在於前鐘生於後、蔡氏以為大蔟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鐘非也、陳氏曰、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氣之應也

其數八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孔
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
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
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
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
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舉成數者
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也
其味酸其臭羶
鄭曰木之臭味也孔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

謂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

以祭爾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
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
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
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
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五
行所主五臟則不然自孟春之月至其日甲乙天
事畢竟先春天然後立帝立帝於後言佐言佐然
後判其出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
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轉可以章

故陳醯醢之屬群品已著五行為用於人無徵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次也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陳氏曰戶者人所出入前之有神此神是陽氣立戶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負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

將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
曰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
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
而上矣故蟄虫始振魚上冰孔氏曰漢始以驚蟄
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歷時
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今歷以清明為
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三統歷三月節穀雨清明
中餘皆同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此以正月來登
中國故云鴻雁來陳氏曰此記寅月之候來自南

西北也振動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冕之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為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貴文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周制

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陳澔曰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孔氏曰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此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

麥自苗至實皆立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立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尊受土氣位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以黍羔受水氣故冬三月食黍與彘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但取官事之宜此從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

也以雞木畜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會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並藏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也秋主刈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

則和也冬主受藏故其影闔以奄蓋閉則受奄則藏也中央土其影圓以圓者圓為物由是以周旋闔若物由是以出入為物周旋出入于土者也淮南所食殺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未明孰是故兼存之馬氏曰王者鄉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繫為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

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元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騮中央駕黃騮秋駕白露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畫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畫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遊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元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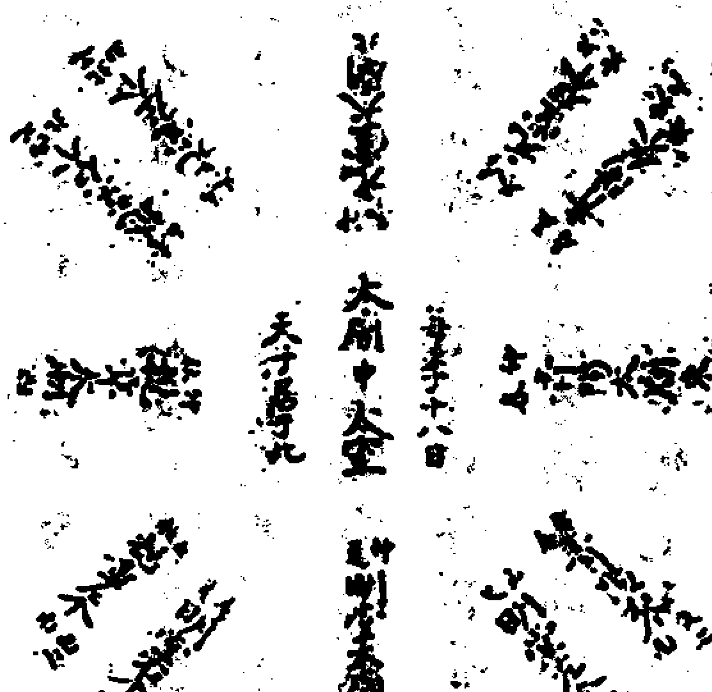
袞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
祀以絺羣小祀以元六服異章而元衣纁裳也而
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
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
衡璜琚瑀皆白玉也異旒并之璪皆五采也而今
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
服元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
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
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

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
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
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
既有方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
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則非古也、古者
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
豈後儒因是誤曼衍而爲此說歟、或曰呂不韋將
以是始作春秋而不克用歟、意先王所以順四時
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鄭氏於車旂器服之間哉、

九筵廣八丈一尺

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每筵長九尺東西九筵廣八丈一尺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有五室象五行凡室二筵每室方一丈八尺



陳澔曰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

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

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摠章左个摠章右个乃玄堂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與總無也、載按明堂九室制如井田正中一室為太廟太室東南西北四中室為青陽明堂摠章玄堂太廟俱謂太廟者以饗神於是也其四隅四室為左右个、个介也以副於中室之側也、青陽之右、又為明堂之左、又為玄堂之右餘

倣此、正中太室夏季土王時居之、四時仲月、居四
方中室四隅四室一年兩月居之、孟春所居之青
陽左个、即季冬所居之玄堂右个、東西南北各为
其南、先儒所論大率如此、又吳文正謂此記所為
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四時所
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
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陳氏謂王大寢一
直前、小寢五直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
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

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

鄭氏曰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倉帝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位曰出十

五里迎歲周近郊五十里賞謂顯賜有功德者朝大寢門外孔氏曰立春為正月節有立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周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春注簡者故三日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

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
寢二是治朝在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
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庫門
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斷罪人處此云賞
公卿諸侯大夫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死事恤孤寡由
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
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
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

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特順陽氣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嘉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爾陳氏曰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推之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命

民逆猶違也言彼言行者皆得宜者集非其人方
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後布和行施以下及故
特令相也德業乎宜利故曰布令貴乎羣率故曰
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
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者言行慶則禮
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
妄予以備賞為法与孟夏異皆言慶賜逆行而秋冬
則不當者賜以為及故也栽業德布令〻行以
德和調也行而適宜使民各得其所所謂布政傳

偃不兢不縱也度賜逆行者不使膏也而不下究
無者不當者厚薄多寡各以其置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氏曰立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
存乎書故以是命大史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
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御者與所言曆者
日月星辰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

之宿離有定數不可貸、則司天者之過矣邵氏
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會宿留止離經歷
詩云月離於畢大史曆候日月星辰所留以經歷
參合差忒也胡氏曰宿謂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
其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陸氏
曰蔡邕云宿者日所在離者月所歷孔氏曰天文
進退度數當推勘考校、義推步不明其歷失所遲
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
所係常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澄曰宿

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者辰何星之
第舍度推算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
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來算歷之法而
不改變也陳澔曰宿猶止也離猶行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元辰郊後
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
與御者之間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
乘備非常也介甲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
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群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
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
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王耕一墢公
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墢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

執爵於大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群臣也按上迎春行賞於路寢門外正朝比耕藉勞群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恩心故在路寢隱曰參保介謂車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護衛介謂甲士也措耒耜於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保介之御其互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也載耒參保介之御間御侍也與下皆御之御同謂置耒耜於參乘甲士所侍之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互于字上謂

措耒耜參錯于保介之間更覺重載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立上而其氣降下地立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蘖生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云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田謂

田畯主衆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
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
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
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
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盡伏五月一陰初升至
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盡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
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
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

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也、七月三陰
生而成坤、直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
氣在上、故正月爲泰、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天地隔
塞、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
事、六陽退盡也、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稼穡
事、以其耕作、散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
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
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疆界域、
部分職事也、術道聲相近、遂廣深二尺、徑容牛馬

田畯合於鄉今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當正田之
徑路及溝洫田事既飭正又先定準直準謂平均
直謂繩墨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
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丘平而可陵
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阪外之所行者爲澮廣而
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此時修則不至於盡其
利故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
林之宜鬼川澤之宜膏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
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矣既曰土又

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
徒言五地、而文言十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土地
所宜、五穀所殖、使農官准而教道焉、自家所行之
謂躬、與相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分地職、其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
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以
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

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禮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事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陳氏曰周官大胥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春大合吹孟夏習合禮樂仲夏修樂器蓋秦制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

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者餘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在木也自覆巢至麛卵為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為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不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入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隨

時所須以為財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毋覆巢
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胎
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
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麛獸亦得
取之胔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直
言爾方氏曰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
之祀不止於山林川澤其止以是為言者蓋天地
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上言祭典下言
命祀亦互相備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

兵我稍敵人之手敵不
稱兵兵端不可自我
而開兵我既起我亦
不可不應上與言不
稱兵此申言兵不可
厭特不我始耳

孩蟲言出未成如孩者飛鳥之習飛者毋覆
巢胎夭麛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
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
城郭為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
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為客不利主人則
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

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天時而舉義事也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與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〻不可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方氏曰稱兵舉兵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亂亂獸集變道絶理亂紀俱就舉兵言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草木蚤落生日促
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
月始殺回風爲猋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
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首種爲稷孔氏曰凡孟
春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也仲季月失令則
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
相通也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雨水不時謂雨少

不得應時巳來乘寅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巳為火寅為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俾訛言以火相恐動爾七月建申陰氣始殺穀氣來寅故人多大疫寅為風申為雨兩相衝破風被逆故為暴風雨被逆故為暴雨陸氏曰草木早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總至同時也藜莠蓬蒿秋草也並興皆生也不入非不孰也孰而不入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雪霜冬之應陰勢與至同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

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也

仲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孤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孤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

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弧中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寬不知的故舉弧星建星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
律應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鸝黃也孔氏曰漢初以
雨水為二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方氏曰自上
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凓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

之則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于是始雨水焉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其澄擬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昏姻之時也又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春將暨之時也陸氏曰桃始華始穉之也鷹化為鳩陽氣蒸變貪且使鷙者能仁俠之著者也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陰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鳩乳子而棲以春鴽求雌而雌以

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亥戌者陰之極也故秋則雀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之然草腐則蟲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于鷹鳩言化于腐草與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鳩之為鷹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雀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

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養存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桎梏械也肆謂死刑暴尸也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馬氏曰植

物始茁為萌漸長為牙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殘廢故曰安動物欲其無疹滅故曰養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枉故曰存孔氏曰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鄭特牲云祀社用甲用日之始君諸侯牛社于新邑乃用牲者周公營洛邑非常祭也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罪人所舍皆獄乂人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若盧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雖春陽既動理無赦人以

得吏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
埋之禁其陳肆應氏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箠
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
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况敢暴
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高禖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

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太祝酌酒飲于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九

御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韋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縣弧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示其有能受之道也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蟄聲蟄猶出也夫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

入為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雖應而雊、孟春動乎地之上則蟄虫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虫蟄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虫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

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澄曰先雷謂於雷未發聲之前而振鐸以令使民咸知當之將發聲也心主於敬則雖驟聞咸震不至失常若不戒慎于前使心有所主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警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雷一時怖畏或致驚亂神氣害于產乳因而喪生者有之故曰凶災鄭注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蓋如此孔疏雖義乃君子敬身之道或

非本文之意故今明之載籍不備當從孔說謂所生之子形體性情不備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同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澄曰鈞上謂均平之也非三十斤為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寡

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最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機斷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衡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為之用者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曰蟄虫啟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

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孔氏曰廟並前是接神之處寢並後衣冠所藏之處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惟室而已馬氏曰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六啟其內之塞闔其戶之謹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方氏曰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故以少為言焉大事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衆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澄曰闔扇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惰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

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春事之少閒而資其力以葺其廟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役者易亦不知其合宜制度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謂陂池曰漉毋竭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當作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泥定月令為呂不韋作遂疑寢為陵寢所謂自生判隸者也

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畢賦者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陸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于寢無寢者薦于廟非謂薦必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于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者豈廟後之寢乎古者享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出事有漸故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上旬之丁、馬氏曰、釋菜用丁、為文明故也、鄭氏曰、樂師、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于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觀從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將合樂也、孔氏曰、孟春習舞仲春又習舞、俱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蓋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是春秋常所合樂、樂為季春而習舞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

并季春合樂均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圭幣而已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以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與於祈禱小祀其大祀則依常法太牢祀高禖是也陸氏曰言是月有祈禱之小祀不用犧牲不忍殺物故也當祀者

但用圭璧而已、亦或更之、度賛史者謂以之易犧牲也、而易氏則曰非古也、歲祭小祀不用犧牲、視所祀之重輕、重以圭、輕以幣、此亦秦制、亦古制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

掠陰姦眾也國旱氣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灾害也孔氏曰寒氣天灾也寇戎人灾也陽氣不勝天灾也麥不熟地灾也民相掠人灾也大旱煖氣天灾也蟲螟為害地灾也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害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戍金氣而殺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稔至夏乃穡仲春則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

蟲類則蟄氣所生也且蝗食苗心夏以盛德在天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類故孟夏、仲春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證曰虹蜺見之第三日至立夏前、凡十八日土王

用事

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曰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唐月令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陸氏曰桐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馬氏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惡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蝃蝀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氏曰鴽鶉也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會

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黄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為將蚕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者備傾溺也薦鮪進時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花色黄與桑同色鞠衣黄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服蓋若於神坐為蚕求福也帝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鮪似鱣而小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口在頷下長鼻體無鱗甲陳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者師內外命婦而

蠶薦之于神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也覆反必至於五慎之至也告舟備具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先王之祭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以致其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鮪也

乃為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祭寢廟可知

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辛瘁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者萌振猶救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

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

之在內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精未畢爾、萌者非不達也達之精未盡爾至于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收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時、故言不可以內

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蓋倉廩所以助貧窮振乏絕、乏絕未至于貧窮、故于貧窮曰賜、則予之也。於乏絕曰振、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歲貢士于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賢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于有賢、禮則不止於問矣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極於是月矣、天子布德行惠、至于發倉廩開府庫宜也。澄曰、天子既自

有所聘有所禮矣其賢士直諸侯境內者又勸勉諸侯聘禮之欲其所聘所禮周于天下而一無所遺也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但言德惠者詳於彼且要直於主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

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孔氏曰、此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循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事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溢、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害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若

壅閉遏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竭欲其毋有障塞而已障言撤蔽以爲隱塞言窒塞而爲實凡此皆預備水灾之術也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氏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

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畢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閑之處得即羅網及毒藥所施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是也此等之物四時常有者春之時違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澄曰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

月始業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業爾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桑柘愛蠶
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
是時恒在桑言蠶將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槌也筥
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

釋鳥云鵖鴔戴鵀
此既稱二字謂

晴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鶻鵃一名鶻鵰鶻九物反鵰音嘲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戴勝既鵀一名戴鵀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植縣蠶薄柱也自關而西謂之槌外子女謂王外姓婣之女內子女王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內宗是也方氏曰山虞

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虞以致由而繼、曰由以取宜
而立曰植蘧篨之粗者筐筥之方者皆繫具者婦
使者、不煩以他役欲一意於蠶事蠶事既登與年
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
以使之繰、稱絲所以使之織、効其功之多少以共
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欲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本也凡糅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以二事悖猶逆也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淫巧謂偽飾不如法搖謂動之使生奢泰也孔氏曰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

祭之器之材樸總謂之幹周禮弓人析幹止謂弓
幹與此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
序、毋得悖逆于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
楷常無得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其上、使生奢泰之
心也、方氏曰、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材也、以其材
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兮金鐵、
之類、皆不離于五材也、先儒別而為五、物矣工固
有巧、過乎巧則為淫以其淫故足蕩上心、此與孟
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

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於擇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鄭氏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直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産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書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産入時、知

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
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
走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
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
司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鄭謂秦地寒涼萬物後
動理或然也陸氏曰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
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
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亦豈可少
哉賊案遊則皆遊止言牝者從其重也畜産孳生

所重在母故言牝先于牡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〻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

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

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

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毆陰慝以

狂夫為之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

之磔除禍謂之禳必於九門欲陰慝之出也凡此

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畢春氣此之難難

陰慝之生于來也仲秋又難〻陰慝之作于秋也季冬又難難陰慝之作于冬也獨夏不難則以陽氣之盛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澄曰難者聚衆裁劇以戲其妄祟之氣使人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陸氏曰言國則九门不立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林不收高者暵于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寒氣來來水欲來至季春是丑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林不收地災也

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累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發于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也天多沈陰則藏少陽之氣故也陽為晴而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

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厯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

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唐月令曰四月之節日支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己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酒女中斗建己位之中

其日丙丁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王用事故

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其蟲羽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

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徵清

律中中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

其數七〇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〇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门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门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孔氏曰、唯云祭黍或無稷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

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孔氏曰路輿服言朱騂與旂
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力
所爲染必色深至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
旗旂雖人功所爲染之而不須色深故亦云赤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于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

而言封諸侯諸侯或不在京師者空其文也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者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孔氏曰諸侯或無在京師容有直者故得封也或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應氏曰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

養壯佼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習合禮樂爲將飲酎大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此助長氣也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澄按養壯佼三字舊本在仲夏章其器高以粗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大之下今從之桀俊賢良尚其才德也長大壯佼尚其膂力也孔氏曰桀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贊是贊助之義或未仕淹滯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遂之長大謂長大之人

舉謂用之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養之以
盛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
司馬政官命之取人蓋將以為政也王制言司馬
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則必有爵以
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故繼之以行爵出祿爵必
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隳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鄭氏曰長高謂草木盛蕃廡也起土功發大衆為

妨農蠶之事壞墮伐大樹爲逆時氣也孔氏曰王者當勸民長養繼續長養之道勸民種植增益高大之物焉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增高者人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壞墮之也毓業長高謂隄防已于季春脩利矣至此又從之增之毋使壞墮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曰絺凉而可以禦暑衰溫而可以禦寒孟夏暑之始也故始絺孟冬寒之始也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教之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命農勉作急趍于農孔氏曰五鄙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有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也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

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直孟夏以繁廡之時所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

陽而死凡物生于春長于夏而成于秋而衰猶成于夏故是月言衰秋至蓋於時爲夏於衰爲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陸氏曰靡草死衰秋至而後斷薄刑決小罪亦因時順氣、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罷于五罰之類、鄭氏曰、聚畜百藥蓄藏之時春氣盛也靡草舊說云薺葶藶之屬、蔡氏曰草文則墨謂立秋後也、刑之輕于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

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外命婦之稅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爾貴賤長幼如一與國服同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非后妃獻于王也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

内命婦既獻繭乃妝外命婦之賦税妝税之時以
受桑多少為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
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長幼據
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
服事在上此出繭無問貴賤長少齊同如一皆十
一而税與國服之意同其受桑則貴賤異貴者桑
多賤者桑少計繭多少為十一之税所税以共給
天子郊廟之服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桑之桑而
蠶業則各當悉輸于公所以唯税其繭餘得自入

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

供造也胡氏曰據云后妃獻繭則獻于王矣鄭以

夫人不獻繭故云后亦不獻而以此為后妃受用

命婦獻繭非也據天子尊于后非若諸侯與夫人

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婦獻繭于君則夫

人不可獻也時不云世婦獻繭于天子則后妃自

獻無疑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

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于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孔氏曰酎音近稠醲厚故為醇也飲酎于朝者左傳云朝以辨長幼之序義漢書酎及春秋見于書酎皆云直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方氏曰孟夏之飲酎以春作之事畢而蒸果也凡蒸果皆用禮樂于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為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

為灾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早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螟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袋以螟蟲為灾者寅月有啟蟄之氣行于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灾五穀不滋地灾四鄙入保人灾草木早枯地灾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灾二句只

一蟲蝗為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方氏曰陰氣所召故苦雨數來苦者物備而為人
之所苦也与詩所謂甘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
然至于苦則適以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
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象秋氣也感肅殺之氣
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在故也蝗殘
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
之為災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仲夏之月

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

度中元嘉歷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唐月令曰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螂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均記時候也孔氏曰伯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鵙豳地晚物候從其氣反舌春鳴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爲小故於此言小暑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感凝陰而生感凝陰而鳴鳥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諸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凝陰而無聲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螂生則慝之

見乎形者也、鴟始鳴則憂之、聞乎聲者也、反舌無
聲則以陽數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堂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
器物、習其事之言、淮南子、箎作篪、孔氏曰、鞀或為

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者當鼓、神祀之屬以導衆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或云八孔或云篪七空簧者竽笙之名氣鼓之而為聲鏜

大鐘謂之鏞磬以玉石爲之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乎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方氏曰脩之使治飭之使正均之使平調之使和執之以待用鞀鞞鼓之與鐘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篪簧其聲文而襍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無聲執之以待用可也馬氏曰鞀鞞鼓革也乃奏鼓者鞀也應鼙者鞞也鐘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柷敔木也管簫竽笙篪簧

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簫植簧於橛竽笙植
簧於匏、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
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
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自鞀鞞至柷敔皆
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雩之正當以四月、孔氏曰、

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以月爲雩、將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也、旱暵則猶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卿士、身爲百辟、又爲王朝卿士者、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惠于惡池是也、二者禮雖殊、其所以爲導尊者則一、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

源然後大雩帝此疏敘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于仲夏者以陰生于午而物成之始也報必于季秋者以陽窮于戌而歲功之終也雩不皆于帝唯雩于帝為大雩饗不皆于帝唯饗于帝為大饗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于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今此又祈穀實則所祈者衆矣故

以穀祈之天子之雩及于上帝百縣之雩以祈百
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
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辟卿士有
功烈于民而立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爲民祈
穀實者、靡神不舉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
也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孔氏曰黍是火

穀於夏時與雞同薦之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
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據
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
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方氏曰
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謂之雛者雖以雛為
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耳於配黍之食則曰
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尚為貴也果櫻受含
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索挺重囚益其食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關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關市侍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挺重囚益其食違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馬氏曰毋閉利宣也毋

毋案不恃察以窮民隱也蓋量因之食不以其罪
廢不忍人之政也方氏曰布陰功之所成也暴謂
暴之于日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載槩闌
市有案秦人并政也

游牧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牧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縶騰駒爲其牡
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
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孔
氏曰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

有二百一十六疋方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孔氏曰此月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

死盛陽氣長者生盛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
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
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
也聲歌舞華麗之事爲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
嬪居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凝陰始動不可動於
陰事也從君子齋戒至無刑皆清靜止息之事所
以正定身中基陰之所成就鄭氏曰爭者陽方盛
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耆謂
求也進御見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

人也節耆欲定心氣雖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閒晏安也應氏曰晏陰安靜之陰也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止聲色者欲令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擾其精也齋戒之時爲厚滋味致五味而和之則或昏惰其志意也嗜欲蓋動皆主于心節之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事無用

刑則動而有為矣故晏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
陽進始而為晝陰代終而為晏故曰晏陰陽始以
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
義周澄曰君子謂直上者齋戒謂如祭祀前之齋
戒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毋躁躁又
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為不掩身之甚者也
止聲色薄滋味節耆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
聲音悅耳而色美如燕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
幸毋令或進也滋味謂有滋液調適而味美滋如

必有草木之滋焉之澌薄之而不取祥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者欲總上二者而文兼包其餘者欲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者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者欲節者欲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与天地通而心爲之帥心定則氣定能齋戒揜身毋躁以定其心斯能定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揜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靜事謂無所作爲也毋

鄭氏所據者緯書不足以該經文朱子斷之是矣

刑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為不静事之甚者也晏爾雅云柔也凡内而撿身外而静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戕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鄭氏云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説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令必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屏必檢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説固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為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為名。堇言木堇、以別于堇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于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

順陽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于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升特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
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
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
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在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
蚤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孔氏曰
雹凍天災暴兵人災百螣地災國饑人災草木零
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又方氏曰行

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晩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害及葉而已五穀晩孰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疫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溫風

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曰鷹乃學習之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

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唐月令曰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鐘者黄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

季夏氣至則林鐘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盈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

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床下順時而蟄也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摸搏也孔氏曰蟋蟀蛩也今促織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二陰既起鷹感陰起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螢夜飛腹下如火一名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軾

案溫風始至至極也盡也無以復加也呂覽溫作涼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鼈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又云秋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

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度又可以冒鼓樹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四者皆水族故命漁師葦荻之小者其材可緯以為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

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使民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不虛取也孔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稽其出于山林鄭玄曰縣鄉遂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中夏云、命百縣雩祀、兼內外諸侯也、此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澄按百縣自是秦制、凡屬秦地、皆命為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

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氏曰染采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為宜是奉法也周則與夏移後始染纁元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染人云夏纁元秋染夏是也云黼黻文章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者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周禮事名號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故謂之采衣服旌旗青者從陰暖者從發也故言等陰非有餘發非不足

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旗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与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也馬氏云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也昔以為常而循于後者故也非其質為詐非其良為僞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樹木毋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静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静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

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冣任萌滋物
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于夏則衰于秋矣虞
人益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應傷方盛之氣也
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總言毋舉
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
之之謂夫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主養
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
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于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
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于明者

人也持衆功而主之于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
穀被其澤而向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舉
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有天殃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
稼萊地先薙其草〻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畜
于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糞田疇美
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〻

强巽疆强槩者强
是不款槩是大埒闕
硯疑現

槩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猶通被也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今燒之故云燒薙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言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於殺田中草也日暴爛草田中之水水浸而沸如以熱湯漬之糞其壅苗根言爛草糞田可肥田也彊槩磊塊難耕之地於月止水漬之乃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爲火所柔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浮爲陸氏曰彊此彊槩之彊

土强言土之不可化也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
其性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强謂
難耕而其土硗确也載渠土爲火蒸故潤澤則不
獨土也凡金石木草之物無不濡溼矣火氣鬱烝
而爲澤愈澤愈熱愈熱愈澤此大雨所以時行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

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即隱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在奎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于水也女災含妊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早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孔氏曰穀實鮮少隕落風多故也地災風欺天災遷徙人災即隱水潦禾稼不熟地災以水氣多也女災人災亦為水傷含妊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

寒天灾鷹其早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灾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黄而落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病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卯隰水潦以金生水也曰卯隰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異乎陰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感疾厲之氣故早鷙于夏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

風欵變民言國：通于上若多疾病多癃瘵多欬
噎多疥瘍則言民為宜

中央土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廿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

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皆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于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雖分寄而位本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方氏曰、木生火火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周人尚黃帝于南郊、迎土氣于季夏亦以是爾歷

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此時也

其日戊己

戊己者土干也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土王用事故

其日屬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

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

兼爲土官

其蟲倮

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孔氏曰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

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也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得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鍾律名此句於義不通故曰可削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舂在前也於冬言朽舂在後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均如祀

户之禮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為之謂之複言於地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復陶穴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也粢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霤所祭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霤閑牖象霤故設主于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

祀户註已備也此别設主當廟室牖内之下而此
總也澄按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
肝也此先心者謂先心次肺次肝也秋先肝者謂
先肝次肺次心也冬先腎者謂先腎次脾又再祭
脾也春先脾者謂先脾次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
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尅釋其義者皆鑿惟
曰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孔疏已
載于春祭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
之肺最在上心次之亦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

上部脾在中肝次之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脈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脈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稍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讀如紘閎謂中寬象土含物

澄曰鄭注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大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之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言也

元堂之西偏為左个東偏為右个蓋以北面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東室春居之而東嚮則以北室之右个為左个南室之左个為右个夏居南室南嚮則以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嚮則以南室之右為左个北室之左為右个冬居北室而北嚮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个東室之左為右个澄竊意大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嚮明而治每得一月各居一室

明堂之制古無明徵存其說焉可也大約天子聽政朝會之所即可謂之明堂取其嚮明而治云爾自公玉帶有明堂之説遂從啓後世紛紜之論

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寔冬寒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均于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聞禮經别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禮書曰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五小寢一居中四居四角春東北夏東南秋西南冬西北土王時居中

孟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

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唐月令曰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二日金王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之子曰該為金官

其蟲毛

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

為陰中於藏在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至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為金之正故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爰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變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

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隅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
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
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
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
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
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

所不釋練之則集所不熟究簡練選屬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睹履猶未可知故所任必立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盡其力故任之欲其專也凡此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悖誥以問其罪誅以戕其人所誥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鄭氏曰征之言正也誥謂宣治之問其罪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之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務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先王奉時之道可見矣。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

蓋以備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先
務持執矣又命時備察劍視於焉其心仁矣論言
其備頗之異乎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
端平也有罪於後職則不及於未事斷刑嚴則其
殺輕犯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
地始肅陰道常饒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乏則
不足而縮人君實輔相天地故曰不可以贏鄭氏
曰順秋是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
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劍〻淺者曰備論猶政也肅

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陸氏曰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淺之而已創稍深察也折視之而已斷須審也澄曰姦本當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亂僭令也邪已當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陸氏以視折審斷為句便於舊制斷即至制所謂斷者也傷之甚者為創察則加詳於瞻折之甚者為斷審則加詳於視命有司當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當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

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於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於簡戮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蓋有緩急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方氏曰穀謂稷也以

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直於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孟秋之稻皆穀也必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稷稷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孔氏曰指仲秋云以犬嘗麻令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壞牆垣補城郭

當秋收斂物當藏也方氏曰秋主收斂人之奉天
則有收斂之事聚土而壅之之謂壅抔土而塗之
之謂塞凡此所以備水潦也胡氏曰坏土塊蟄虫
坏戶穴謂以土增益其穴塗謂隄防有開壞處則
因壅或填實其虛處則曰塞皆所以通水之來也
謹謂常用心察視務而戒備也人之居內有宮室
外有墻垣又有城郭爲人之障蔽皆當修之坏
之補之謂或繕治其舊增益其新奉天地之閉塞
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而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方氏曰割地謂益以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而入反以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以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皆或可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虫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然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盛天災介蟲敗穀蟹食

稽也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國乃旱陽日氣復還天災五穀不實地災也國多大災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瘧疾人災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以陰大勝而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散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後遲故五穀不實也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大災火之氣為熱秋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

相生寒陰陽之理於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也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元鳥至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壞戶後五日水始涸

至恐是歸傳寫之誤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觽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

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大唐月令曰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丹高曰焉貫解方
吳二說俱通

鄭氏曰南呂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元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

所見亦異也、舟鳥以白爲珍、蓋重其所養之物
不書名之、鄭玄所謂鳥也、方氏曰、商者閉藏之稱
當建酉閉戸之月、故其風謂之商風、又謂之閶闔
以此又為歸者、蓋以陽中始歸以陰中也、蓋謂所
羞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曰、季秋與
百穀俱成、人皆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鶉鵝鴈鶩
今人皆重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
臣、於古有徵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
登穀亦以人物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

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二候不上可乎澄按羣鳥養羞義與方說近是蓋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不食而儲蓄之也羣鳥於此月儲蓄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乏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

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方氏曰、行徧行之也、几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豫、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体、糜粥以養其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它服、凡此為寒益蚤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具備也、飭正

也、文繡有恒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六皆有
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戰伐田獵
等之服鄧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
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
衣用整幅、袂用整幅、裳用裁幅之類、度有長短謂
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六尺、裳及
踝等裓土之類、量、即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
祭服先言制度矣、故此處言量、循其故即為祭服
之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爵帶不隨人

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但言有
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可改変也
乃命有司中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
反受其殃
鄭氏曰中重也當謂值其罪也孔氏曰枉謂違法
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
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
申刑有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
必曰百據成數言之與百里百事同義斬者必殺

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及無辜也於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則直上者不直橈則直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之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

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祝也、所招也、所號也、所祭也、所量也、皆清其正、則上帝聚之、帝聚而無神不聚矣、孔氏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招行之也、號六號也、肥充之、瘠度之、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巳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帝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權之屬也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按所察所量所視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按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以類各條上事言之陸曰一則全具二則肥瘠三則比類四則大小五則長短行之按之察之量之視之而五者皆中度是謂備當五者之目、陸氏說是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

疾疫孔氏曰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陸
曰難以清去殘暑蟄伏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
於民間也熊氏曰孟夏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
為難以難陽氣唯天子得難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圓曰竇
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曰

時殺將至毋罹其災陸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之穿竇窖備囷倉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户之月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爲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蓋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特菜而已陸曰既言務畜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盡絶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為利之遠慮民情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替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之天根見九月末也此雨八月中氣雨未竟而水竭非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之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後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於寒陰氣將

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猶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方氏曰、坏戶與坏垣墻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害物、至此甚酷也、浸言其漸漸浸日加甚也、陽氣日衰者、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鈞而已、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用實、故謂之石、陸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

石五權中之二斗甬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
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
匱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
也季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時月築城郭季秋教田
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孔氏曰關市之義輕其賦

税不為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
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
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
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與舉其事無逆天之大
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數不可煩背
妄為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
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財可得而納也
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
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

逖而立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備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為時、時之所從為數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數而無差也舉事如此四時所同、於當閉户之時、尤不宜妄舉、故於此中裁之、職業薄賦稅

以集前甫集而賦自元昧太實歷哥之故智也若
王政訊而不征法而不屢得有於是大數謂陰陽
消長盈虛之數若運而為時時各不周故曰類毋
遂則慎而固矣此諸康貴通道其立不幸者中上
不通微哉微貴之術已耳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
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

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五不藝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早死寒氣盛也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卯大火之氣是積陽、故雨不降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也仲秋至仲春火氣但秋金能尅熱木、及仲秋雨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其國乃旱天災、熱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早死地災也

方氏曰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作之之文、風灾數款、允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總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虫咸俯、陸曰菊有黃花之第三日豈立冬前凡十八

日土王用事

日

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二度昏女十二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唐月令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

戌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
建戌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曰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分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
無射之律應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

也戮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禽獸
六至大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
也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之義黃華以黃
為美祭言獸以大者祭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
華于季春皆不言有獨於菊言之者以萬物皆華
於陽獨菊華於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
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菊言其
色而曰黃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心
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豺殘戮禽而食於社桂

戮曰禽凡可擒而獲者皆戮之於祭曰獸所祭者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將大也案仲秋言鴻雁來來。而。來。有。以也來而賓則居停矣註謂賓以最當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孔氏

曰是月之時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間以遺時氣陸氏曰命百官偏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群言之方氏曰歸命來書子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中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孟春言不可以內孟秋言無不務內孟春言發倉廩孟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兼會順也季秋天地閉藏故

順時令而内物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祇亦敬也孔氏曰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籍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以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於此猶未備也至此皆言備收於後

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司會之月要舉舉將以制國用也詩云十月穫稻而此孟秋言備收者地官有早晚也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於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孟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其人既亦有成物之功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孟春之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孟冬言工師效功

蓋藏終之時將效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夏秋宜其
於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
奠體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亦其大致於篇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曰總猶猥卒也方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
成寒總斂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
或有所不堪勝故命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書言
厥民隩謂是矣於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
此言於夏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然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鄭曰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大饗帝者以周禮言之祀上帝于明堂以文王配也嘗宗廟秋祭之名特舉二祭所用犧牲當嘗期告備於天子方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與此則大饗可知仲秋視全具至此乃告備於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孟月者經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賦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孔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令此諸侯之法制又令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之政會并按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鄙注互文者言諸侯
亦受籍曰百縣亦令制也稅於民者是積貯於國
貢賦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
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
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共之祝給郊廟賓客其百
縣等物無以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陸氏曰諸侯
所以百縣同之々所貢令同之制方氏曰令言自用
以令所令而同之也制言自上制下制而裁之也

諸侯有君道、為内分之辨而已、故曰会、有縣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故曰制、以通而言之、与一也、必会制其事哉、為待某歳受期日之政、会之、於此矣之者、授建之之政也、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数、所供乎上者也、所貢之物者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数、数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数、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哉、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也、其国皆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数、而王氏謂以詳

貴近以略貴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給卿廟之事互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祝以私於己也證回合諸條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證以合諸集制為句者乃、按合同也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制即所合之法制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季秋合制以俟來歲受朔頒之也、又按月令所記者夏時、意不主雖改建子者建寅、故為注書頒朔據寅月、合制於戌月者、頒為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孔曰按周禮司兵云五兵注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又云步卒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注按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尺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於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亦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繼云以習五戎與攻車之義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

田獵所以習和軍旅所以設死人之所難莫甚於和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高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

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前謁氣

旌旗謁作木旁

賁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以繪旗次以整正列也設陳以屏所自之地門分之教也司徒搢扑挫眾以軍法以孔曰旌為政者旌布於馬之政義取旌為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載車又載旌旗次畢按出七戎之車以其等畢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立西廂以為行陣於是司徒立兩行之間北面擇之以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載旌旗者

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仲冬大閱所建旌旗鄭注引司馬職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司徒職云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戒恤則民不怠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車點撰所獵之地而標朴北面誓之

頫臨作月令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鄭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孔氏曰厲飾謂嚴厲容飾戎服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春夏則冠弁服主祠與祭祀者禽獸之通名猶先命主祠祭禽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則落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為炭以禦冬寒也

蟄虫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
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曰墐謂塗閉之辟殺氣殺氣已至有死者當決
之、祿秩〻〻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〻〻不宜、謂所食
美、鉎鐠〻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
之也、孔氏曰、俯垂頭也、當月但藏而墐戶、當此月
晚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
墐其戶穴以御地上陰殺〻氣、去夏陽氣宜施、許
人主從時、雖給人不應以祿而王恩私與之、亦所

鼽當作九作丸非

權許今秋陰氣急缺、其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急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賜不可日者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

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
乘之也推陰為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陰坼也
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辰宿
立前、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也孔氏曰大水
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也、多盜賊邊
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煖風來至天災民
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方氏曰水源啟昌主於
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金
數衰而氣塞則為鼽氣行逆而發于外則為嚏皆

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水所賊故民受是疾也盜賊皆金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重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為嚴肅之氣所折故以其暴風雨至之氣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氣煖知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墮師興不居知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氷凌五日地始凍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曰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

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唐月令十月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其日壬癸

壬癸水干也立冬後七十二日于五行用事故其日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著德立功者也，顓頊
高陽氏之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其蟲介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是介蟲
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
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律中應鐘

應鍾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夏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水之臭味也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

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
又設盛於俎西、祭用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禮
孔氏曰、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五尺、輪四尺、常
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
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
車之一輪轢爾。所以然者。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
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主須南向、故人北面設
之。其主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水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照也孟冬者重陰之地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蓋是陽升陰降而不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

以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
物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
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
惠賜之大功加賞孔氏曰不言諸侯亦如夏其貴
文也還還於郊反於朝也臣有為國事死此壯

卹還因殺氣盛而責其害致也 帥謂以財祿供給
〻公并爲人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顏涿聚見哀十
三年及二十七年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 鄭氏曰筴
蓍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
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方氏曰物有釁則
祅作以血厭其釁而蓋除釁之謂也除釁謂之釁
猶治污謂之污也 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

龜有象故言兆、卦有數故言審、占龜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矣、筮之得以占卦者、於歳首、將以知一歳之吉凶也、大史曰占之、故以龜筮之事命之、證曰、龜謂龜所灼之兆也、卦謂筮所得之卦也、既命大史釁其龜筴、則以龜卜之、以筴筮之、而觀卜之所遇者何兆、筮之所值者何卦、乃是推占其兆、以審其卦、而定其吉凶得失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孔氏曰、是察

者謂言是正審察獄吏巧黨之事則直下枉而之
人獄吏不能掩蔽馬氏曰曲系曰巧私附曰黨掩
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陵霜而冬裘具
故司裘以仲秋獻裘以季秋獻功裘而重是天子
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

坏爲壞

使有司睹閉藏之氣、門户可閉閉之、牎牖可塞塞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離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者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門閉穴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

命有司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類、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

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也、徯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須牢固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亏失故云慎、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限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隘、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語不同、鄭注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以禽獸牝牡往、管籥與鍵閉別文、則似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

物以鐵爲之、似者氣之管籥、揩於鍱内以搏取其

鍵也揩橐者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

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

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閉門以内孔中

證曰、鍵閉二字、何氏說得之管與鍵之牝、籥與鍱

之牡、鄭注誤以鍵閉爲鍱之牝牡、遂別釋管籥爲

搭鍵死孔、號亦從其誤、是以徒費辭而義愈不明

此蓋因天地閉塞成冬、故命有司以謹蓋藏、又命

司徒以飲積聚、又自修城郭要塞徯徑九市皆頌

天地閉塞之時而為此閉塞之事也陸氏曰環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備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道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候徑不禁無益也

飭奉祀辦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六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辦衣裳謂襲斂善卑所閉也所閉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槨厚薄其立表大記郭塋大小探郤注寫

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等差

又注禮記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基文方氏

曰五塋墳基則名大小冢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

之度是也無皆以土塋之始言塋溝曰防表紀總

下三者衣裳棺槨五塋其目亦高下之度皆五塋

之大小薄厚之度即指槨之薄厚即塋大則為小

則異其高卑廣厚皆是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

以其貴之貴賤而為之等級也自蓋藏積聚及下

凡事并飾表紀一事凡十二事皆為順天時之閒

寒而害械業等者從而悅作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所成器以祭器為主按法以驗徵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按之者欲其制之

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於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功致其功之至、其用功無所不精也、然不可過、則淫巧之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烝。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

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說大飲饗禮者有房烝半體之俎、蓋宴正飲酒雖饗而用肴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

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此周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此謂出田獵以取禽非於大閭之獵也方氏曰祈來年所謂

與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以陽生於子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之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焉曰勞乎坎蓋謂是矣然祭蓋冬祈來年可知呂覽所紀亦附稱建亥之令也方氏以子月爲來年未免牽強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焉民以順陰義也冬之時陰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觀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税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漁師即周之𩤯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取怨之罪大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

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虫動也暴風不寒蟄虫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雷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流亡人災也暴風不寒天災蟄虫出地災也雷霜不時天災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方氏曰孟春東風解凍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

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依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夫虫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虫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揫斂之所致也、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鶡旦

不鳴改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辟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直斗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一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歷大雪日直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日軫八度中冬至日直斗十四度昏直壁八度中旦角七度中唐月令曰十一

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
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
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鐘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

蓋此言地始坼涷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夜鳴則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鹿陰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元堂大廟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元堂大廟北堂大室

飭死事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

必有死志、方氏曰、飭死事於是月者、豈非以殺大閱故與乎、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孔氏曰、土功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

起土功開蓋藏發屋室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虫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此時堅固沍閉藏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温泄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天地閉藏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所但勢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也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温泄所以藏之者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

其藏、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六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此有句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爲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馬氏曰、房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爲沮、自下達上爲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澄曰、水生下而溫潤及上、謂之沮洳、水直內而浸溢達分、謂之泄漏、氣若藏入而反發出、水之

沮洳泄漏故曰沮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工奢偽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輒案說補正

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為之而又統于冢宰凡

嬪御閹寺之屬皆其所統非若後世尚用廷臣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陳氏以奄尹為奄人之長非是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孔氏曰、是月始為

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其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熟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差參貸忒也十月穫稻于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澄曰秫說文云稷之黏者按稻案之黏者皆謂之秫惟黍全黏自應名秫稻既別出則此

秫字蓋該黍稷梁三穀齊謂齊同粟粒完肥顆〻
如一也麴蘖以及時造者為善故曰必時湛謂漬
米熾謂炊米漬米以水淋沃去盡米塵取水清
不渾為度炊之時亦不可令爛惡重複之故湛熾
皆言必潔詩云吉蠲為饎言炊饋之源也炊饋既
熟則以麴蘖與饋和令一處以水匯之其水必清
冽〻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釀泉為酒泉香而
酒冽故曰水泉必香盛〻須用陶長木器〻類終
不若陶花者宜故曰陶器必良既和令釀直陶器

之中、須煖氣溫養之以待其成就煖氣通盛、則傷
於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於寒而敗、自始釀至成
孰晝夜溫養、如煉大藥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齊
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貴得溫養輕重
之宜、故曰火齊必得、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
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
福也、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

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沇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水泉者汲取之多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鄭氏曰此收歛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

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當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爲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澄曰衆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衆陳而取野中所生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責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採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和衆所

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澄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無躁也仲夏之耆欲禁色與味二者無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

绝之也盡绝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云薄、者不令厚焉薄不令厚、故許得聊略和調但極致取詳和調則不可、故云毋致和、致、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全薄、色能戕生、戒之宜重、味能養生、戒之差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百官靜事也身欲寧此不擾於内、安形性以上皆為身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待陰陽

之所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害之也。仲夏言定晏陰之所成。者言陰之進而不害陽之不能阻閡之也。馬氏曰陽伏而陰爲自者故爭。凡爭者和。定故必夏至正陽而陰始閒之冬至正陰而陽始閒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於陽有敵而已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

潤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解角從陽退之象蔡氏曰芸蒿挺生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材散漫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

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罷去之方氏曰設官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澄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

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内外閒曠處與室廬
之地也塗者謂巷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各家
寢廟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謂埏填門
窒實其門之罅隙周圍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
皆閉塞揜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來之也氛霧者霜露之氣散

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卯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奎昴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蝗虫為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也疥癘之病辛甲多也孔氏以國旱氣霧雷發聲天災也雨汁天災瓜瓠不成地災國有大兵人災擾天文志瓜瓠四星主危東蝗虫為敗水泉咸竭地災民多疥癘人災也方氏曰氣霧皆旱氣所使當乃發聲盛陽薄之也以雷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

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也、亦猶不成則以未勝為金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同義、凝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螳虫為設與孟夏螳虫為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乖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逆言、夏為陽極言甚烈冬為陰極言其事、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癘則虐陽氣之也

季冬之月

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寒之日雁北

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澄曰野雞始雊之第三日至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十八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歷小寒日在斗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

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氐十三度中唐月令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孔氏曰、鴈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乃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蓋早者、[illegible]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驗云、立立春節立春、或立此月也、馬氏曰、鴈北鄉、順陽而後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字乳也

天子居元堂右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

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陰氣也、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彊陰既盛年歲已終若不去陰氣之出郡縣東歲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

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經之畢者蓋欲其畢爾方氏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地欲勝水者宜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為入送為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孔氏曰云命有司辭也征鳥即鵰鶚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極

故鷹隼之屬飛鳥捷疾嚴猛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
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孔氏曰、據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謂蜡
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
耳、蜡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
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
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方氏曰、終物之時、故

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故皆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駁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大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

故重之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殺、則魚必親往宜矣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氏曰、於是地寒、冰皆重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方氏曰、冰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堅達於內、非特外而已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孔氏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為之、鎡錤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鎡錤、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項氏曰古未用牛耕、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

以此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然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五穀之種、稷黍粱稻麥也、出者就國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脩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幾年若時乃復無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

堂禮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
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澄曰言
薪柴又言薪燎、即柴也方氏曰秩薪柴於歲終
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

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衆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之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元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自此月與日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元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

五十四度、未得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道推終故云數特發終、備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立上者當專一女衆之事毋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約之辭凡月會之內不云乃命某官者皆是記家總繫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

建寅而縣之令用此月則所因于夏殷也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於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多而小者少饗獻也孔氏曰諸侯同王南面尊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同異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此所、與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遍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共之、故又命同姓供之也、芻是牛羊、豢是犬豕、天地所用犬豕。社稷太牢。有豕無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列次采

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
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亦
其中省文爾澄曰此謂校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
數之多少也庶民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始澄曰上
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
姓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於庶民此言凡

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同姓及鄉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袄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早降介蟲為袄、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

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棄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木之氣棄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早者以建亥月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蟲之性辯於物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為祆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

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
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
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氷凍消釋則盛陽鑠之也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而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桑、合牛馬、孟夏無起土功、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種麥、季秋休百工、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

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亦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行爵出祿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

日逆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燠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菰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多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廵、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

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日常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的當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緣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亦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